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五十回 溯本源賭徒充騙子 走長江舅氏召夫人

那丫頭掀簾出去，便聽得有人問道：「趙老爺在這裡麼？」丫頭答應在，那人便掀簾進來。擡頭看時，卻是方伏盧。大家起身招呼。只見他吃的滿面通紅，對眾人拱一拱手，走到席邊一看，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們整整齊齊的擺在這裡，莫非是擺來看的？不然，何以熱炒盤子，也不動一動呢？」小雲便叫取凳子讓他坐。伏盧道：「我不是赴席的，是來請客的，請你們各位一同去。」小雲道：「是你請客？」伏盧道：「不是我請，是代邀的。」小雲在身邊取出表來一看，吐出舌頭道：「三下一刻了。是你請客我便去，你代邀的我便少陪了。」月卿插嘴道：「便是方老爺也可以不必去了。外面西北風大得很，天已陰下來，提防下雪。並且各位的酒都不少了，到外面去吹了風，不是頑的。」伏盧道：「果然。我方才在外面走動，很作了幾個噁心，頭腦子生疼，到了屋裡，暖和多。」說著便坐下，叫拿紙筆來，寫個條子回了那邊，只說尋不著朋友，自己也醉了，要回去了。寫畢，叫外場送去。方和彩卿招呼，彼此通過姓名。坐了一會便散席。月卿道：「此刻天要快亮了，外面寒氣逼人，各位不如就在這裡談談，等天亮了去；或者要睡，床榻被窩，都是現成的。」眾人或說走，或說不走，都無一定。只有柳彩卿住在城裡，此時叫城門不便，準定不能走的。便說道：「不然，我再請一席，就可以吃到天亮了。」小雲道：「這又何苦呢。方才已經上了一回供了，難道再要上一回麼。」月卿道：「那麼各位都不要走，我叫他們生一盆炭火來，昨天有人送給我一瓶上好的兩前龍井茶，叫他們醞醞的泡上一壺，我們圍爐品茗，消此長夜，豈不好麼。」眾人聽說，便都一齊留下。伏盧道：「月卿一發做了秀才了，說起話來，總是掉文。」月卿笑道：「這總是識了幾個字，看了幾本書的不好，不知不覺的就這樣說起來，其實並不是有意的。」小雲道：「有一部小說，叫做《花月痕》，你看過麼？」月卿道：「看過的。」小雲道：「那上頭的人，動輒嘴裡就念詩，你說他是有意，是無意？」月卿道：「天下哪裡有這等人，這等事！就是掉文，也不過古人的成句，恰好湊到我這句說話上來，不覺衝口而出的，借來用罷了；不拘在枕上，在席上，把些陳言老句，吟哦起來，偶一為之，倒也罷了，卻處處如此，哪有這個道理！這部書作得甚好，只這一點是他的疵瑕。」彩卿道：「聽說這部書是福建人作的，福建人本有這念詩的毛病。」小雲忽然呵呵大笑起來。眾人忙問他笑甚麼。小雲道：「我才聽了月卿說甚麼疵瑕，心中正在那裡想：『疵瑕者，毛病之文言也。』這又是月卿掉文。不料還沒有想完，彩翁就說出『毛病』兩個字來，所以好笑。」說話間，丫頭早把火盆生好，茶也泡了，一齊送了進來，眾人便圍爐品茗起來。

伏盧與彩卿談天，彩卿又談起被騙一事。伏盧道：「我們若是早點相識，我斷不叫彩翁去上這個當。你道齊明如是個甚麼人？他出身是個外國成衣匠，卻不以成衣匠為業，行徑是個流氓，事業是靠局賭。從前犯了案，在上海縣監禁了一年多；出來之後，又被我辦過他一回。」彩卿道：「辦他甚麼？」伏盧道：「他有一回帶了兩個合肥口音的人來，說是李中堂家裡的帳房，要來定做兩艘小輪船，叫我先打了樣子看過，再定價錢。這兩艘小輪船，到有七八千銀子的生意，自然要應酬他，未免請他們吃一兩回酒；他們也回請我，卻是吃花酒。吃完之後，他們便賭起來，邀我入局。我只推說不會，在旁邊觀看，見他們輸贏很大，還以為他們是豪客。後來見一個輸家輸的急了，竟拿出莊票來賭，也輸了，又在身邊掏出金條來。我心裡才明白了，這是明明局賭，他們都是通同一氣的，要來引我。須知我也是個老江湖，豈肯上你的當。然而單是避了你，我也不為好漢，須給點顏色你看看。當夜局散之後，我有意說這賭牌九很有趣，他們便邀我入局。我道：『今天沒有帶錢，過天再來。』於是散了。我一想，這兩艘小輪船，不必說是不買的了，不過借此好入我的門。但是無端端的我打那個圖樣，雖是我自己動手，不費本錢，可是耽擱了我多少事；若是別人請我畫起來，最少也要五十兩銀子。我被他們如此玩弄，哪裡肯甘心。到明天齊明如一個人來了，我便向他要七十兩畫圖銀，請他們來看圖。明如邀我出去，我只推說有事，一連幾天，不會他們。於是齊明如又同了他們來，看過圖樣，略略談了一談船價。我又先向他要這畫圖錢。齊明如從中答應，說傍晚在一品香吃大菜面交，又約定了是夜開局。我答應了，送了他們去。到了時候，我便到一品香取了七十兩的莊票。看看他們一班人都齊了，我推說還有點小事，去去就來。出來上了馬車，到後馬路照票，卻是真的。連忙回到四馬路，先到巡捕房裡去。那巡捕頭是我向來認得的，我和他說了這班人的行徑，叫他捉人；捕頭便派了幾名包探、巡捕，跟我去捉人。我和那探捕約好，恐怕他們這班人未齊，被他跑了一個，也不值得，不如等我先上去，好在坐的是靠馬路的房間，如果他們人齊了，我擲一個酒杯下來，這邊再上去，豈不是好。那探捕答應了，守在門口。我便走了上樓，果然內中少了一個人，問起來，說是取本錢去的。一面讓我點菜。俄延了一會，那個人來了，手裡提了一個外國皮夾，嘴裡嚷道：『今天如果再輸，我便從此戒賭了！』我看見人齊，便悄悄拿了一個玻璃杯，走到欄杆邊，輕輕往下一丟，四五名探捕，一擁上樓，入到房間，見人便捉。我一同到了捕房，做了原告。在他們身邊，搜出了不少的假票子、假金條。捕頭對我說：『這些假東西，告他們騙則可以，告他賭，可沒有憑據。』說時，恰好在那皮夾裡搜出兩顆象牙骰子。我道：『這便是賭具。』捕頭看了看，問怎麼賭法。我道：『單拿這個賭還不算騙人，我還可以在他這裡拿出騙人的憑據。』捕頭疑訝起來，拿起骰子細看。我道：『把他打碎了，這裡面有鉛。』捕頭不信。我問他要了個鐵錘，把骰子磕碎了一顆，只見一顆又白又亮的東西，骨碌碌滾到地下，卻不是鉛，是水銀。捕頭這才信了。這一個案子，兩個合肥人辦了遞解；還有兩個辦了監禁一年，期滿驅逐出境，齊明如僥倖沒有在身上搜出東西，只辦了個監禁半年。你想這種人結交出甚麼好外國人來。」

彩卿道：「此刻這外國人逃走了，可有甚麼法子去找他？」伏盧道：「往哪裡找呢？並且找著了也沒用。我們中國的官，見了外國人比老子還怕些，你和他打官司哪裡打得贏。」德泉道：「打官司只講理，管他甚麼外國人不外國人！」伏盧道：「有那許多理好講！我前回接了家信，敝省那裡有一片公地，共是二十多畝，一向荒蕪棄沒用，卻被一個土棍瞞了眾人，四兩銀子一畝，賣給了一個外國人。敝省人最迷信風水，說那片地上不能蓋造房子，造了房子，與甚麼有礙的。所以眾人得了這個信息慌了，便往縣裡去告。提那土棍來問，已經賣絕了，就是辦了他，也沒用。眾人又情願備了價買轉來，那外國人不肯。眾人又聯名上控，省裡派了委員來查辦。此時那外國人已經興工造房子了。那公地旁邊，本來有一排二三十家房子，單靠這公地做出路的。他這一造房子，卻把出路塞斷了，眾人越發急了。等那委員到時，都拿了香，環跪在委員老爺跟前，求他設法。」伏盧說到這裡，頓住了口道：「你幾位猜猜看：這位委員老爺怎麼個辦法？」眾人聽得正在高興，被他這一問，都呆著臉去想那辦法。我道：「我們想不到，你快說了罷。」伏盧道：「大凡買了賊贓，明知故買的，是與受同科；不知誤買的，應該聽憑失主備價取贖。這個法律，只怕是走遍地球，都是一樣的了。地棍私賣公地，還不同賊贓一般麼。這位委員老爺，才是神明父母呢，他辦不下了，卻叫人家把那二三十家房子，一齊都賣給了那外國人算完案。」

一席話說得眾人面面相覷，不能贊一詞。

伏盧又道：「做官的非但怕外國人，還有一種人，他怕得很有趣的。有一個人為了一件事去告狀，官批駁了，再去告，又批駁了。這個人急了，想了個法子，再具個呈子，寫的是『具稟教民某某』。官見了，連忙傳審。把這個案判斷清楚了之後，官問他：『你是教民，信的是甚麼教？』這個人回說道：『小人信的是孔夫子教。』官倒沒奈何他。」說的眾人一齊大笑。

當下談談說說，不覺天亮。月卿叫起下人收拾地方，又招呼了點心，眾人才散，其時已經九點多鐘了。我和德泉走出四馬路，只見靜悄悄的絕少行人，兩旁店舖都沒有開門。便回到號裡，略睡一睡。是夜便坐了輪船，到南京去。

到家之後，彼此相見，不過都是些家常說話，不必多贅。停頓下來，母親取出一封信，及一個大紙包，遞給我看。我接在手裡一看，是伯父的信，卻從武昌寄來的。看那信上時，說的是王姐香現在湖南辦捐局差事，前回借去的三千銀子，已經寫信托他代我捐了一個監生，又捐了一個不論雙單月的候選通判，統共用了三千二百多兩銀子，連利錢算上，已經差不多。將來可以到京引見，出來做官，在外面當朋友，終久不是事情。云云。又敘上這回到湖北，是兩湖總督奏調過去，現在還沒有差使。我看完了，倒是一

怔。再看那大紙包的是一張監照、一張候選通判的官照，上面還填上個五品銜。我道：「拿著三千多銀子，買了兩張皮紙，這才無謂呢；又填了我的名字，我要他做什麼！」母親道：「辦個引見，不知再要化多少？就拿這個出去混混也好，總比這跑來跑去的好點。」我道：「繼之不在這裡，我敢說一句話：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！頭一件先要學會了卑污苟賤，才可以求得著差使；又要把良心擱過一邊，放出那殺人不見血的手段，才弄得著錢。這兩件事我都辦不到的，怎麼好做官！」母親道：「依你說，繼之也卑污苟賤的了？」我道：「怎麼好比繼之。他遇了前任藩臺同他有交情，所以樣樣順手。並且繼之家裡錢多，就是永遠沒差沒缺，他那候補費總是綽綽有餘的。我在揚州看見張鼎臣，他那上運司衙門，是底下人背了包裹，托了帽盒子，提了靴子，到官廳上去換衣服；見了下來，又換了便衣出來。據說這還是好的呢，那比張鼎臣不如的，還要難看呢。」母親道：「那麼這兩張照竟是廢的了？」我道：「看著罷，碰個機會，轉賣了他。」母親道：「轉賣了，人家頂了你的名字也罷了，難道還認了你的祖宗三代麼？」我道：「這不要緊，只要到部裡化上幾個錢，可以改的。」母親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但是那個要買，又哪個知道你有官出賣？」我道：「自從前兩年開了這個山西賑捐，到了此刻，已成了強弩之末，我看不到幾時，就要停止的了。到了停止之後，那一班發官迷的，一時捐不及，後來空自懊悔，倘遇了我這個，他還求之不得呢。到了那時，只怕還可以多賣他幾百銀子。」姊姊從旁笑道：「兄弟近來竟入了生意行了，處處打算賺錢，非但不願意做官，還要拿著官來當貨物賣呢。」我笑道：「我這是退不了的，才打算拿去賣；至於拿官當貨物，這個貨只有皇帝有，也只有皇帝賣，我們這個，只好算是『飯店裡買蔥』。」當下說笑一回，我仍去料理別的事。

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不知不覺，早又過了新年，轉瞬又是元宵佳節，我便料理到漢口去。打聽得這天是怡和的上水船。此時怡和、太古兩家，南京還沒有躉船，只有一家，因官場上落起見，是有的。我便帶了行李，到怡和洋篷上去等。等不多時，只見遠遠的一艘輪船，往上水駛來，卻是有躉船一家的。暗想今日他家何以也有船來，早知如此，便應該到他那躉船去等，也省了坐划子。正想著時，洋篷裡的人，也三三兩兩議論起來。那船也漸駛漸近了，躉船上也扯起了旗子。誰知那船一直上駛，並不停輪。我向來是近視眼，遠遠的只隱約看見船名上，一個字是三點水旁的，那一個字便看不出了。旁邊的人都指手畫腳，有人說是這個，有個說是那個，有個說斷不是那個，那個字筆畫沒有那麼多。然而為甚麼一直上駛，並不停輪呢？於是又紛紛議論起來：有個說是恐怕上江那裡出了亂事，運兵上去的；有個說是不知專送甚麼大好老到哪裡；有個說怕是因為南京沒有客，沒有貨，所以不停泊的。大眾瞎猜瞎論了一回，早望見紅煙囪的元和船到了，在江心停輪。這邊的人，紛紛上了划子船，划到輪船邊上去。輪船上又下來了許多人。一會兒便聽得一聲鈴響，船又開行了。我找了一個房艙，放下行李，走出官艙散坐，和一班搭客閒談，說起有一艘船直放上水的事，各人也都不解。恰好那裡買辦走來，也說道：「這是向來未曾見過之事，並且開足了快車。我們這元和船，上水一點鐘走十二英里，在長江船裡，也算頭等的快船了。我們在鎮江開行，他還沒有到，此刻倒被他趕上前頭去了。」旁邊一個帳房道：「他那個船只怕一點貨也不曾裝，你不看他輕飄飄的麼，船輕了，自然走得快些。但不知到底為了甚麼事。」當下也是胡猜亂度了一回，各自散開。

第三天船到了漢口，我便登岸，到蔡家巷字號裡去。一路上只聽見漢口的人，三三兩兩的傳說新聞。

正是：直溯長江翻醋浪，誰教平地起酸風？不知傳說甚麼新聞，且待下回再記。